

◆洪放专栏·蓦然回首

◆灯月闲话

◆小说世情

青岩与故乡

或许是内心里一直期望着安静，清幽，因此，在地图上看到青岩古镇这个名字时，就喜欢得不得了。仿佛看见一口井，也不知多少年代了，井沿上都是深痕，井壁光滑无比，手一摸，清凉。而井水中，好像还倒映着青苔，或者蕨。早些年，在古镇三河的一口井里，我见过如许的景象——它至今深深的悠漾在我的脑海里，成为能让我静心的记忆的一部分。我理想中的青岩古镇也是。有这样的安静而淡然的名字，就像画中的一座山，突然隐去了绝大部分，只留下一角，平心静气地卧在那里。

我的喜欢，甚至连古镇门楣上的那些青草也能感知。

青岩在贵州。往往有一种现象，越往古来偏远的地方，越是安静，越有风景，而且，风景越能契合人心。贵州便是。青岩便是。一重重的山，一道道的水，最后才慢慢地揭开这一座古镇。犹如古来的新婚女子，眉眼间都是温和，恬静，幽丽。那用当地并不规则的石头垒砌成的古镇门楣，上面“青岩”两个字，也漫漶已久，且被青苔半遮半掩。我欲伸手去拂那青苔，当然是够不着，不过，在我心里，是拂过了的。

镇上人家，全然不把游客当一回事。他们自己做自己的事，游客玩游客的，购物，踏着石板路想心思；或者停在人家门前，想一窥烟火气息中的那些玄妙；甚至，一定会有人如我一样，想在这行走古镇的人群中，偶然看见一张脸，似曾熟悉，却想不起名字。那是谁？他为何如我一样出现在青岩古镇？

其实，人生行旅中，我们每时每刻都在与另一个自己相遇，都在与我们记忆中的那些人物相遇。行走的过程，或许也是一种回溯。心灵在尘世中待得太久，干涸了，便在行走之中，获得清凉、慰藉，获得安静、安然。

镇上的点心很多，飘着各种混合的气味——但这是赋有民族特色的、挂着时间痕迹的，而且，都是手工制作而成。看着那些摆在日头和风吹之下的点心，我幽微的内心里，荡起丝丝的涟漪。我想起小时候在乡下，母亲在物质相对匮乏的时光里，尽力为孩子们做出的那一个一个小巧的可口的小点心。有时候，会做成一条小鱼；有时候，会捏成一只小猪。我被这涟漪招惹着，站在店门口就吃了起来。这味道自然与母亲的味道有些不同。这味道中有青草的味道，淡淡的，浅浅的，但却明显地咀嚼得到。事实上，我一低头，脚边是青草；一抬头，檐上是青草。而远处，山上青草绵延；整个古镇，其实就是一座青草中的小镇。

镇子并不很长，游客也并不是太多。穿过街道，有一座山，山上建了些亭子。游客可以登高望远。我不想去远，只想站在亭子上看看这青岩古镇。

果然是一片青绿之色——幽静之美，遍布全镇。也有各种不同的旗子，或红色，或蓝色，有的是店家的酒幡，有的是旅游点的号旗，有的上面写满字，有的一色到底，但其中有一面旗，却是青色的，轻轻地晃荡在古镇的门楣之前。青色，这平时极易被忽略的颜色，此刻明亮起来。如同一个处在众多人群中的女子，平时，她是娴静的，但现在，她眉眼生动，像是被风吹拂的青草，又像是从古镇这册页里飞出来的一只青蛾……我不喜欢问古镇的历史，也不想知晓古镇上到底走过哪些人，流传过哪些故事。从前，我是每到一地，必得收集相关的书籍，倾听相关的故事，拜访相关的人物，然而，时光久了，我发现：那不过是一种徒劳——古镇，或者那些我曾经收集的书籍、倾听的故事、拜访的人物，都只可能是古镇的，他们永远不会属于一个过客。我们捡拾的，无非是他们的一声叹息，一句歌唱，一字眉眼，我们不可能真正地进入他们，拥有他们，获得他们。

在青岩的安静之中，我时有走在故乡的感叹。这便是旅行最大的美好吧——

心安处，青岩即故乡！



洪放，桐城人，中国作协会员，安徽省作协副主席。现居合肥。

古人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庆祝感言

刘 强

他满以为自己实现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，立刻回到家中，收拾行李作别妻儿。启程之时，他抒发了“仰天大笑出门去，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狂荡与欢喜。

白居易在二十九岁时收到进士录取通知书，应邀参与官方组织的雁塔题名活动。他难掩兴奋，写下“慈恩塔下题名处，十七人中最少年”的诗联。其他十六人如崔玄亮、杜元颖等人年龄都比较大，因此白居易趁机炫耀一下自己的少年得志。

诗豪刘禹锡中榜后同样写诗纪念人生的高光时刻。他在《宣上人远寄和礼部王侍郎放榜后诗，因而继和》中写道：“礼闈新榜动长安，九陌人人走马看。一日声名遍天下，满城桃李属春官。”可见录取名单公布后的荣耀，京城轰动，人人骑马奔走相看。

晚唐诗人杜牧是青年才俊，二十六岁进士及第。他在《及第后寄长安故人》中流露

出激动心情：“东都放榜未花开，三十三人走马回。泰地少年多酿酒，已将春色入关来。”东都洛阳考完要去长安报到，一共录取了三十三人，关中的青年才俊们，你们多准备美酒吧，我们很快会把春色带来。

收到录取通知书，诗人们的喜悦心情几近相同。张籍写下了“二十八人初上牒，百千万里尽传名”的社会实情；刘沧记录了“紫毫粉壁题仙籍，柳色箫声拂御楼”的曲江宴饮；伊璠发出了“十年辛苦一枝桂，二月艳阳千树花”的由衷感叹；宋人杨亿也吐气扬眉了一回：“起草已夸双笔健，登科更占一枝春。”

雁塔留名、曲江宴饮、杏园探花等都是古代读书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后的庆祝方式，他们赋诗抒怀、泼墨言志，相比当今朋友圈晒出的大吃大喝、大操大办的奢靡之风更雅致、更有趣，也更值得我们学习与反思。



守望
周文静 摄

◆信笔扬尘

书信里的笛声

王然锦

收拾房间，发现了不少旧书信，摸着微微泛黄的信笺，仿佛捕捉到了逝去时光的影子。

最早的一封信来自二妹芳，那时我读三年级，刚转去市区的小学。信并不规范，用纸也不讲究，遣词造句更称不上深思熟虑。我甚至能想象出临近放学时，芳撕下一张作业纸匆匆写上几行，逮住即将消失在校门口的邻居女生让她捎信给我的画面。内容不多，字迹也潦草了些，主旨却很明确：关心我在新学校的情况，并邀我周六下午去琳家一聚。武侠不只是成年人的童话，也是孩子们的憧憬。我们出生于1990年代初，有幸搭上武侠的末班车，我们三人仿效剧中人物义结金兰，以姐妹相称，我为大姐、芳为二姐、琳为三妹。班上人不多，我们三人又是积极分子，带来一股结拜之风，一时间同学们都称兄道弟、称姐道妹，好不热闹。时隔多年，我已然忘记当时是否赴约，甚至记不清两位妹妹的长相，却难忘那段无忧时光。

另一封信比较特别，准确地说，这算不上一封信，而是一首歌词，只在末尾注明来意。上初中前，我爱读名著与历史相关的书籍，爱

听老歌与影视插曲。初一音乐课，老师安排我们轮流唱歌，同学们都唱最时兴的，我唱的是《还珠格格》的片尾曲，被同桌取笑了大半天。次日上学时，桌上躺着这首《晴天》的歌词，还有一盘磁带，是敏给我的。我俩名字相似，格外投缘。她是流行文化的探测仪，也是我新世界大门的钥匙，因为她，我开始听陶喆、周杰伦等人的流行音乐，看可爱淘、郭敬明等人的流行小说……直到现在看到这些名字时，我还会想起敏，以及那些为此而废寝忘食的日子。

上高中后，我收到了更多正儿八经的书信，用白色或牛皮信封装着，贴着八毛或一块二的邮票，盖着不褪色的邮戳。有一些是征文回复，更多的是同学间的书信往来，与我往来最密切的是初三同桌兴。兴，人如其名，活泼开朗，思维活跃。我俩志趣相投，常在课间分享小说、影视剧、明星八卦……我也同她讲我写的小说，征求她的意见，我们偶发争执，却总奇迹般地达成一致。后来，我们去往不同高中，只能通过书信互诉衷肠。除分享日常生活外，她也关心我的小说进度，可惜高中生活塞

满了做不完的习题和应接不暇的考试，小说只能就此搁置。不记得我们通过书信来往了多久，也不记得从何时起我们止步于点赞之交，但那如星月般美好的友谊，将恒久地闪耀在我记忆的明空中。

收到的最后一封手写长信，来自我的高中好友婧。那时，我正读研二，她刚考上公务员，上岸的欣喜、备考的艰辛、对我的感谢，跃然纸上。我们缘分颇深，同桌两年多，是彼此最坚实的精神支柱。她在信里提起我们共度的周末，那时她来我附近的城市考试，我匆忙赶去，酒店里，她忙于备考，我忙于论文，两人各据一角，争分夺秒，互不打扰，睡前各诉烦恼又互相宽慰，还像高中那样，从彼此身上获得了无穷力量。高中毕业后，我们聚少离多，步入社会后，往来更少了些，最近几年更是一面难求。可在最质朴的文字中，涌动着最真挚最丰沛的情感，即便多年后，仍能从中找回珍贵的曾经。

“物是人非事事休，欲语泪先流。”然而“人生如逆旅，我亦是行人”，相聚与别离是人生永远的课题。

我们是被时光放牧的牛犊，各自朝着向往的草原奔赴。旧日书信则是牧童奏响的短笛，随时召回渐行渐远的我们。岁月悠悠染白头，笛声悠悠解百愁。逝去的是光阴，隔开的是距离，不断的是记忆。那些因我们共度而生的记忆，经过数十年的白昼与黑夜，早已融汇成遥远的星河，纵然肉眼不及，也依然在闪烁。

眼里摇到手心。月光湿漉漉的，路边庄稼和草丛里的虫鸣，溅起水花，从脚边溢出又退下。天上是星辰大海，与我做过的题目一样浩瀚。一闪一闪的星星，像一个个隐含条件，隐藏着我不敢算出来的天机。

村口桥头上，有白火闪闪呀。我不怕，哪里有鬼？那是磷火！是我见过或未曾见过的先人。这座桥，白天人走，晚上“鬼”走。坐在桥头不走的，心事都太重，需要歇歇脚。我在桥头坐下。月光恍惚，我也是，整个人明晃晃的，恍若本就未曾离开。

白火从桥头跃下，一团黑影站起来。我心里一紧，仿佛从一个梦魇掉进另一个梦魇。

没考上？考不上也没啥！活人还能被尿憋死。是父亲！

我没吱声，递过一纸月亮。父亲拿着录取通知书，对着月亮看。月亮上有山、有水、有船一样的教学楼……他笑容的投影里，也有山、有水、有船一样的教学楼……

余下的日子，父母没吵架，白天忙于干活，晚上疲于奔走亲邻之间。那四位数，他们也解不开，只能借。他们把月亮踩弯又走圆，拼凑出四位数，置于通知书上，像完璧归赵。

以后，月亮就成了我的通知书。月亮升起时，我就收到父母的通知，该报道了。

一串数字

欧阳冰云

我被一个电话惊醒，是一个陌生的号码，我瞟了一眼那串数字，没太上心。我接了电话，是通知我去古寨镇上班。

出门，开车去古寨镇。天气很好，心情也不错。

到了镇上，一个年轻的小伙子领我去报到，是一座古老的祠堂。我对这样的安排有点不太满意，但没多想，语无伦次，稀里糊涂的。祠堂分三重，我的办公桌在上厅堂。放下公文包，我习惯性地把手机放在台历上，台历上显示是2号。我对“2”有点忌憚，我记得我的高中语文老师跟我说过，“2”在古汉语中是一个叛逆的数字。

我招呼送我的小伙子坐下来喝茶，还没来得及及寒暄几句，一个老者进来了，满脸堆笑，与我握手问好，说上午祠堂里有一个重要演出，演员已经在门口候着了。我顺着他的手指方向，看到几个化了浓妆的女子，在侧门边朝我笑。有一个女子，浅笑盈盈，眼波荡漾，笑得我心里泛起了涟漪。来不及思考，来不及收拾，来不及喝茶，送我来的小伙子说，我带你去村庄里走走，参观一下。这个我倒也乐意。跟着小伙子走出了祠堂。

村庄里有很多弄堂，七弯八拐的。房子是20世纪初期的青砖瓦房，门窗很讲究，雕梁画栋，里面的陈设还保持着彼时的古风。我走进一家“澄怀堂”的古寨，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接待了我，他带我走进里面的书房，有很多字画和古书，这是我喜爱的。我目不暇接，慢慢地、细细地观摩，流连忘返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闻到了茶香，才感觉口干舌燥。白须老者朝我点头，请我喝茶。我咕咚一口，喝了一大杯，甘润香甜，沁人心脾。我问同行的小伙子去哪了，老者说他有事先回去了。我突然有点着急，怕找不到回去的路。下意识地口袋里搜寻手机，却想起来手机还放在日历上，日历显示2号。

我向老者打听去祠堂的路，他似乎也不清楚。我说我要打个电话问问，老者带我到客厅打电话。我突然想不起号码。脑袋一片空白。我的记忆力其实非常好，不说过目不忘，但读过的诗词一两遍就记住了，我原来记得很多号码，怎么一下子忘记了呢？

我应该记得老婆的号码，她的号码是我选的，其中有她的生日日期，0222，但那只是尾数，前面的7位数我却忘得一干二净。我把她存在我手机第一位，存的是520，我只要拨打520，就接通了。或者拨打660222，也可以。但现在我手机不在身边，怎么办呢，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团团转。我试图找老者借一个手机，但老者说他的手机一个号码没存，只有名字。我问他平时怎么与朋友联系，他说，他的朋友所有的号码他都没有。我试图从他的朋友圈里找我的朋友，居然没有一个交集的。

我懊恼地坐在太师椅上，心情很糟糕。我脑子不停地转动，我在尝试着寻找记忆里的号码。有几位领导的号码，我以前是记在心坎上的，也经常拨打，但不知什么时候起，我只要在手机上搜索名字，就可以找到了，随后居然将那些重要的号码忘得一干二净。我也有几个贴心的好朋友，他们的号码我也一直记在心尖上，但最近几年，我们也就在微信里偶尔问候几句，很久没联系了，别说是他们的号码，就是他们的样子，我也要看到真人才能回忆起来。有几个号码，我记得很清楚，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，比如我老婆，她老翻看我的手机，我索性将她们存为001，101，102，水费、电费等等代号，让人无从查起，但渐渐地，我自己也不记得了。

那我还记得什么？银行密码肯定记得，我赶紧在记忆中搜索，脑子空了。我的心一下子坠入深渊，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是不是失去了记忆？我不停地问自己。全身汗淋淋。我突然想起早上那个把我惊醒的陌生电话，我当时瞟了一眼，按照我以前的记忆力，肯定能回忆起来，但现在却一片模糊。我脑袋瓜子都想痛了，隐隐约约想起有“68”等数字，但不清晰。我在记忆中搜寻，记得我的号码，是我一个学生帮我选的，她在移动公司当经理，她当时笑吟吟地说，这么多“68”，是大顺的意思。可我怎么想不起来具体的数字呢？

我环顾着周围，除了不断给我续茶的老者，也没看到其他人。我急得从椅子上跳起来，突然电话铃响了，是我熟悉的铃声，是我的手机闹钟响了。这次我真是惊醒了，原来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我用汗津津的手拿起床头柜的手机，看到手机下面的日历，正好是2号。我迫不及待拿起笔，在手心里写下一串熟悉的数字。

